

·86·

MICHAEL TAIT

受歡迎 ê 基督教搖滾樂團

“Newsboys” ê 主唱

Kah “dc Talk” 樂團 ê 其他成員做伙，我 tī 1992 年 á 是 1993 年，當我大約 25 歲 ê 時，頭一 pái tútiòh Billy Graham。這是 tī Billy Graham 福音協會決定 beh tī Billy Graham 佈道會期間，hō 禮拜六暗暝成做「青年之夜」了後。阮 bat 受邀請去參加過幾 nā pái hiahê 青年之夜 ê 演出。

有一 pái，阮 tī 佈道會進行一場音樂會，其中包括阮寫 ê 一首號做 “The Hard Way” ê 歌。後來，Billy tī 伊 ê 信息中使用阮為 chit 首歌寫 ê 一 kóa 歌詞（譯註：請參看本冊第 63 篇）。我 ē 記得我坐 tī hia，kah “dc Talk” 樂團 ê Toby McKeehan 互相對看，阮兩人 lóng 滿面目屎，因為 Billy Graham teh 引用阮 ê 話，

·86·

麥克爾·泰特

受歡迎的基督教搖滾樂團

「報童」的主唱

與「dc 對話」樂團的其他成員一起，我在 1992 年或是 1993 年，當我大約 25 歲時，第一次遇到比利·葛理翰。這是在比利·葛理翰福音協會決定在比利·葛理翰佈道會期間，把週六晚上定為「青年之夜」之後。我們曾多次受邀在那些青年之夜演出過。

有一次，我們在佈道會中進行一場音樂會，其中包括我們寫的一首叫做《艱難之路》（暫譯）的歌曲。後來，比利在他的信息中使用我們為這首歌寫的一些歌詞（譯註：請參看本書第 63 篇）。我記得我坐在那裡，和「dc 對話」樂團的托比·麥基漢互相看著對方，我們兩人都淚流滿面，因為比

hō 阮非常驚喜。Hit 暗，聽眾成群結隊行來頭前 chhōe 求救贖。

Graham 夫婦一定是認為阮做 kah 真好，因為 in 邀請阮去 in tī 北卡羅來納州 Montreat ê 厝。我真歡喜 teh 期待去 Billy Graham ê 厝。我 tak 工 teh 算日子。

阮坐飛機去，然後 koh 駛真長 ê 一段路 chiah 到 Asheville，了後 chiah 到 Montreat。我原本想講 ē 看 tiōh 一棟 ná 白宮式 ê 大間厝，m̄koh 當阮去到 hia ê 時，阮卻發見它真細間 koh 無影目，ná 親像是北卡羅來納州美麗 ê 樹木 kah 山崙中間 ê 一个小地堡。Chit 位用福音 teh 感動 kah 改變世界 ê 人，伊所過 ê 是 chiahnih 簡單 ê 生活，這是何等謙卑 ê tāichì。

利·葛理翰在引用我們的話，這讓我們非常驚喜。那晚，聽眾成群結隊地走到前面，來尋求救贖。

葛理翰夫婦一定是認為我們做得很好，因為他們邀請我們去他們位於北卡羅來納州蒙曲特的家。我很高興地在期待著去比利·葛理翰的家。我每天在數著日子。

我們搭飛機去，然後開了很長一段路才到艾許維爾，然後才抵達蒙曲特。我原本以為會看到一棟白宮式的大房子，但當我們去到那裡時，我們卻發現它很小又毫不起眼，就像是北卡羅來納州美麗的樹木和山丘中間的一個小碉堡。這位用福音在感動和改變世界的人，他所過的是如此簡樸的生活，這是何等謙遜的事。

一工暗時，我 kah Billy 以及 Ruth 坐 tī 桌邊，Ruth 掠我看，講：「Michael，親愛 ê，lín 真正是 chiok 特別。」我心內 teh 想，in 翁 chiah 是 hitê 真特別 ê 人。她繼續講：「Lín tī 埤 á 放魚，thang hō Billy 去釣。」她 ê 話一開始 hō 我真 oh 理解，了後她解說講：「我 ê 意思是，tī Billy ê 佈道會中，你 kā gín'á chhōa 入來，所以 Billy ētàng 去釣人 ê 靈魂。」聽 tiòh 她 áne 講，我感覺真榮幸。她講了真 tiòh，阮確實有吸引少年人來。Ták pái 阮 tī Billy Graham 佈道會 ê 時，阮 lóng phah 破 hitê 體育館 ê 觀眾出席記錄。

當我 tī 頭一暗 kah Billy Graham 交談 ê 時，我稱呼伊 Graham 博士，m̄koh 隔 tng 工，伊 kā 我講：「Michael，叫我 Billy tòh 好。」我講：「好，Graham 博士。」

一天晚上，我和比利以及露絲坐在桌邊，露絲看著我說：「麥克爾，親愛的，你們真是太特別了。」我心裡想著，她的丈夫才是那個特別的人。她繼續說：「你們在池塘裏放魚，好讓比利去釣。」她的話一開始讓我不能理解，之後她解釋說：「我的意思是，在比利的佈道會中，你把孩子們帶進來，所以比利可以去釣人的靈魂。」聽她這麼說，我覺得很榮幸。她說得對，我們確實把年輕人帶來了。每次我們在比利·葛理翰佈道會時，我們都打破了體育館的觀眾出席記錄。

當我在第一天晚上和比利·葛理翰交談時，我稱呼他葛理翰博士，但第二天，他告訴我說：「麥克爾，叫我比利就好了。」我說：「好，葛理翰博士。」

另外一 pái 我去拜訪 ê 時，Billy 坐 tī 一張安樂椅頂，當伊看 tiòh 我 ê 時，伊 ê 目 chiu teh 閃 sih。伊掠我看，我 mā 掠伊看，我 ê 目屎 kâm tī 目墘。伊問講：「Newsboys tàk 人過了 án 怎？」伊 ē 記得阮所有 ê 人。

了後伊講：「Michael，我講一個故事 hō 你聽，昨暝歐巴馬總統坐 tī 你 chitmá teh 坐 ê 椅 á 頂。」

我驚 kah gāng 去，問講：「伊 tī chia chhòng 啥物，Billy？」（我終於叫伊 Billy à ！）

「Oh，伊想 beh 過來看我。伊 tùì 白宮橢圓形辦公室 khà 電話來。你知，特勤人員四界 lóng 是，m̄koh，伊 kakī 一個人行入來，坐 tī hia。阮做伙度過半點鐘。」

「Lín teh 講啥物？」

「阮談論 chitê 國家，講這講

另一次我去拜訪時，比利坐在一張安樂椅上，當他看到我時，他的眼睛閃爍著光芒。他看著我，我看著他，我淚眼汪汪。他問說：「報童們每個人過得如何？」他記得我們所有人。

然後他說：「麥克爾，我說個故事給你聽，昨晚歐巴馬總統就坐在你現在坐的椅子上。」

我被震撼了，問說：「他在這裡做什麼，比利？」（我終於叫他比利了！）

「哦，他想過來看看我。他從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打電話來。你知道，特勤人員到處都是，但他自己一個人走進來，坐在那裡。我們在一起度過了半個小時。」

「你們說了些什麼？」

「我們談論這個國家，談這談

he, koh 講一 kóa 其他 ê。」

那，又談些其他的。」

「你想伊 kám 是信徒？」

「你認為他是個信徒嗎？」

「Oh，我相信 chitê 人認 bat 主。阮做伙祈禱，而且 tī 伊離開 chìn 前，伊問我伊是 m̄ 是 ētàng 祈禱。」

「嗯，我相信這個人認識主。我們一起祈禱，而且在他離開之前，他問我他是否可以祈禱。」

Billy 對總統祈禱 ê 深度印象深刻。阮講 tiōh he, koh 談論有關性命以及真 chē 其他 ê tāichì, 阮有度過一段美好 ê 時間。我對 Billy Graham 一向 ê 經驗是，伊有強大 ê 存在感，而且用尊敬 kah 正直 ê 態度承擔福音。你必須尊重伊 chit 點。伊 mā bē 激派頭，非常謙卑 koh 隨意，伊只是 teh kā 你解除武裝。我 tòh 是 hō 伊解除武裝 ê 人，因為我原本已經 tī 腦海中建立一個形象。伊是一位 hiahnih 有力 ê 福音人物，伊時常 kah 總統做伙，kah 國王、女王見面，而且 tī 世界各地發表演講。電

比利對總統祈禱的深度印象深刻。我們談論了這些，也談論有關生命以及很多其他事情，我們度過了一段美好時光。我對比利·葛理翰一向的經驗是，他有強大的存在感，而且用尊敬和正直的態度承載福音。你必須尊重他這點。他也不會擺架子，非常謙遜又隨意，他只是在讓你解除武裝。我就是被他解除武裝的人，因為我原本已經在腦海中建立了一個形象。他是一位如此強有力的福音人物，他時常與總統在一起，會見了國王和女王，而且在世界各地發表演說。電

影明星欽佩伊，而且伊 koh 是人人 beh chhōe 伊諮詢 ê 對象。我掠準伊會 tōa tī 一座城堡內底，用銀盤用餐，用國王用過 ê 15 世紀 ê 酒杯 lim 酒。M̄koh，你行入去，看 tiòh ê 卻 m̄ 是 áne。伊是 hiahnih 自然，而且看起來 mā bē bái，猶原有英俊 koh 粗線條 ê 面容，kah hit phō 美麗 ê 白頭毛。

M̄nā áne，伊真正對人感覺真有興趣。伊了解人。我 ē 記得我 bat kah 伊談過阮老父是 án 怎做傳教師 ê，了後 Billy 所問 ê 問題 tòh 是一個人真想 beh 了解你 ê 時 ē 問 ê hit 種問題。伊全神貫注 tī 我，這 tòh 是我叫伊我 ê 阿公 ê 原因。啥人 bē áne 叫伊 leh？伊 ná 親像是我 ê 第二個阿公。

影明星欽佩他，而且他又是人們尋求諮詢的對象。我以為他會住在一座城堡裡，用銀盤進餐，用國王用過的 15 世紀的酒杯喝酒。但你走進去，看到的卻不是這樣。他是如此自然，而且看起來也不錯，仍然有著英俊又粗獷的臉龐，和那頭美麗的白髮。

不僅如此，他對你真的很感興趣。他了解人。我記得我曾和他談過我父親是如何當傳教師的，之後比利所問的問題就是一個人真正想了解你的時候會問的那種問題。他全神貫注於我，這就是我叫他我的爺爺的原因。誰不會呢？他就像是我的第二個祖父。